

忆当年

我们的中专班

□ 赵韩德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我们公司痛感十年教育荒废,青年工人亟须加以文化培训,尤其是机加工专业。教育科下了文件,咱车间便规定每周两个下午中专班上课,不做工时考核。我们十几个年轻人编入一个班,大家喜滋滋的。两门课:机械制图,数学。和蔼的谈老师是班主任。团支书小乐为班长,一位漂亮的女生,铣床能手。每周二、四下午一点钟,小乐站在铣床操作台用回丝擦手,目光扫描车间。迎接她目光的散布在各个岗位上的男生女生,不约而同地关闭机床,抹干净机器,扫清地面,切断机床照明,悄无声息地跑到洗手槽前洗手,然后进更衣室,换衣,拿书包,一点半在车间大门口集合,欢天喜地走向教室。其中有我。能够重新走进教室,青春的笑声盘旋在我们头顶上空。车间有严格考核,测验成绩与月奖挂钩,考试成绩与加资相关。

静坐于教室,重新望着黑板上的x、y、α、β……陌生、恢复和困难接连而来。班里年龄不一,学历不一。我毕竟全程读完过初中课程,所谓老三届;但小我几岁的,在“文革”中除了学工

学农,几乎没读过书,就遇到难处了。

小乐坐在我后面,课桌顶着我的椅子背。下午第三节是作业课,我全神贯注,目光紧盯那些数字和公式,脑子里轻轻推敲和分析题意,认真地一行一行解题。感谢“文革”前学校的严格训练,养成我做作业的规范和严谨。谈老师经常扬起我的作业簿,笑嘻嘻地在全班传阅。一枚枚红笔“勾勾”,正是我每次用功做作业的标志。

有铅笔橡皮头轻击我的后脑勺,我马上回头,小乐遇到困难了。我转身拿张草稿纸,轻声给她解释。她很聪明,连闭几次眼睛,表示听明白了。我恢复原位。忽而有铅笔尖轻刺我头颈,我知道团支书初步明白之后,又产生新的疑问了。数学就应该步步明白,步步清晰,来不得大概、大致、基本上……必须彻底弄清,清晰到每一数字、每一符号、每一公式、每一推论、每道演算。铅笔尖无疑就传递这个要求。我再转身,带着草稿纸,慢讲细写,直到她认可点头。

做车床的小胡不直接问我,而是问弄明白了的小乐。这使小乐有了温故而知新的实践机会。铣床高手小乐的代数几何迅速进步。技术组描图员张蕙很沉着,喜欢自己琢磨,实在琢磨不出,就借我的作业本继续琢磨。开

刨床的阿贵每次都第一个上交作业,可惜事后差错也是最多的。

一天,小乐来通知说谈老师找我,她眼里既高兴又不开心,我纳闷,赶紧去谈老师那儿。谈老师说,国家恢复高考了,你怎么不去考?我喏喏,轻声说高中课程没读过。谈老师挥手指向窗台,上面有尺把厚的一叠书:“教育科图书室的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我帮你借来了。补一下,去考。”还能再说啥?我抱起书,下了楼。第二天,我向车间领导请了足足两个月事假,回家。后来,考上了。

之后,我每月回公司领工资,都去车间看望中专班的同窗们。大家极热情,为我高兴,问长问短。小乐还是站在高高的铣床操作台上,见到我就笑着用回丝擦手,她的微笑如春风吹拂。她身边的工作台上,有记工时用的铅笔,这笔我似曾相识。

□ 金洪远

家居旧楼高层,常有亲友光临寒舍。在客厅东瞅瞅,西望望,看远处窗下一片此起彼伏,五彩斑斓的多层屋脊,有人告曰:登高望远,大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适宜。但大多数的亲友道:好是好,就是朝北。

是的,居室朝北。客厅朝北,房间朝北,当然比不得冬天里朝南的居室。冬阳升起,满屋阳光灿烂,浑身暖洋洋。哪像我这朝北的寒舍,有心直口快者道:进来就觉得“冷飕飕”。

居室十多年前置换买下。按照房产中介的说法,客厅和卧室亮堂堂,太赞了!况且地处内环,交通便捷,窗下还有一条碧波荡漾的沙泾港,风水也好得不得了!有人说,这是中介的“转球”忽悠你,我却以为是大实话。性价比不低啊,哪有朝向好,又要楼层高,还要河景房公园房这等好事,我笃信一分钱一分货。况且对面有心心念念,儿时梦中挥之不去沪上著名的文化公园,毗邻是沪上有名头的大学,闻得到花香和书香,几十年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梦寐以求的老革命根据地,夫复何求吧。

“树挪死,人挪活”,现在魔都绿化遍地,周遭有口袋公园迎候,你只要迈开步走到阳光下,尽可享受冬天的暖阳带来的愉悦。

为了追逐阳光,也让我们这些老腿老脚的邻居结伴去户外活动活动手脚有了动力。于是,只要有太阳照亮蔚蓝的天际,就会和左邻右舍结伴去家对面的公园晒太阳,清茶一杯谈天说地。冬天的阳光不像夏季的那般火辣辣,让人退避三舍。冬天的阳光是温和的,柔和的,常常让我想起母亲的手,轻轻地、柔柔地抚摸在身上、脸上,暖烘烘的,只觉得和煦的阳光在身上流淌,背脊暖了,双脚暖了,原先有点僵硬的手也活络了,呵呵,不消一个时辰,身上仿佛披上了一件暖暖的羊绒衫。一件加厚的羊绒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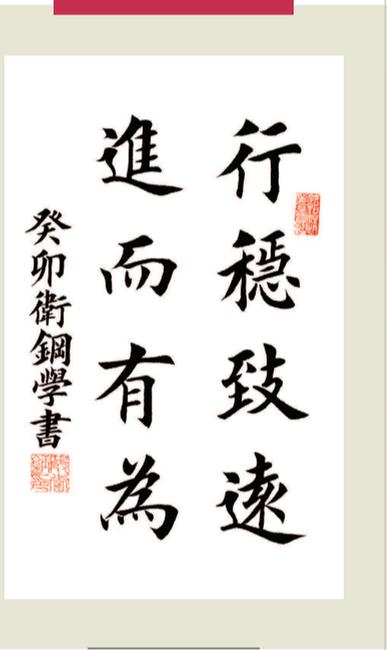
冬阳里的公园自有一番妙趣。放眼望去,金色的银杏叶和火红的枫叶交相辉映,层林尽染,端的是大师笔下一幅斑斓的画作,养眼!可能这几天气温稍有降幅,湖畔六角亭旁的几株蜡梅耐不住寂寞,在悄悄吐露沁人肺腑的芬芳。最喜的是:长椅前的花坛里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草花,白的冰清玉洁,黄的金灿夺目,红的热烈火爆,微蓝的幽静雅致,这眼前惬意的景致,岂不是在家里晒太阳所能享受到的,绝对是小巫见大巫,明显不是一个档次,你就偷着乐吧。

在公园长椅晒太阳我最喜欢的还是栖息在树枝梢头的各种鸟儿的鸣唱。也许是阳光和各色花卉相伴,那“唧唧啾啾”“叽叽喳喳”的鸟鸣声不约而同开起“演唱会”。我知道,婉转悦耳的是画眉,轻快明亮的是山雀,婉转悠扬的是白头翁,燕语莺声是雏鸟在呼唤母亲,“唧——唧”声中带着娇气。百鸟争鸣,林间的歌唱家在同唱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最亮眼的是一只不知名的漂亮大花鸟,伴着悦耳的鸟鸣,抖着五彩的翅膀,欢唱着飞向飘着白云的蓝天,此情此景,还纠结“朝北”吗?享受冬阳的温暖比所谓“朝南”居所有过之而无不及,转变一下观念,随遇而安,又是一片崭新的温暖天地。

我的朝北居所的邻居们现在都异口同声说,“朝北”怎么了?有啥抱怨呢?既来之则安之,顺其自然。与其耿耿于怀抱怨一天,还不如乐呵呵地滋润一天。

闲暇时光

居室朝北



行稳致远 进而有为

殷卫钢(66岁)作

老有所乐

爱梅

□ 鲍海英

每年寒冬,只要我家院子里的梅花一开,我总要把家中最精致的花瓶拿出来,装上清水,再到院子里折几枝开得最好看的花枝,把它们插进花瓶中放到床头。夜晚,手捧一沓书卷,对着一盏床灯伴读,倦了,抬首,见色泽清透的花蕊,不觉鹅黄满目,顿感神清气爽。

梅花的美,美在不骄,不做,不闹,不烈。这种美,美在寒冬腊月风雪飘零时的“凌寒独自开”,当所有植物满目枯败时,梅花却站在了枝头,让人眼睛一亮。

人的生命,有春暖花开,也会有冰霜雪雨。无论经历怎样的寒冬,我们也该如梅花一样,即使遇着冰霜和雪雨,也要笑着绽放,哪怕不艳,不丽,也要让生命的花朵,暗香浮动,活色生香。

手表的记忆

□ 杨建明

退休后闲来无事,一日在家清理物品,见有一只旧小盒子,取出一看,是我曾戴过的那块老旧的上海牌手表。

记得我进单位工作学徒3年满师后,一天,父亲下班回来,单位里发给他一张“紧俏货”上海牌手表券,全钢,价格120元。我印象中当时还有半钢的,是85元。他问我:“是否需要?”我忙惊喜道:“当然需要。”

星期天,我将当学徒积攒的钱款悉数捧出,由父亲陪着一起去市第一百货商店的手表专柜,买下了这块表盘为白面款式的上海牌手表。我还特意配了一根不锈钢表带。

这块手表,是我工作以后的第一件“私有财产”。自有了它,我上班没迟到过。有时我“候分克数”地前脚刚踏进厂大门,门卫王老头就会拉起上

班的铃声。他和我很熟,常开玩笑道,他不看墙上的挂钟,只要看到我,就晓得上班时间到了。

一天下班回家,天空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我撑着一把雨伞只管低头赶路。因我眼睛近视,不慎被地上一块冒尖的石头绊了一跤。我忍着疼痛爬起来,先摸了下手腕,手表还好在。到家后,我正准备脱下表去洗澡,抬手仔细一瞧,糟了,表面玻璃被摔碎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手表店。修表师傅对我说:“此款表盘面的玻璃暂时缺货,需要等一个礼拜才能配上。”我只能把它留在了那里。

那年我正在谈恋爱。往常约会,我都是提前3分钟到达。女朋友欣赏我的“准时”精神,幽默地夸我道:“守时的人,就是靠谱。”此后却发生了一次“豁边”的事情,就是那回手表被摔坏时,正好遇上事先定好的约会,因没

把握好时间而迟到了。当时又没有像如今有手机可联系,女朋友等了半天不见我的身影后生气地走了,差点就此与我中断恋爱关系。

手表能帮助人们掌握时间,却把控不了时间的流逝。一晃好多年过去了,人们戴起了新颖的电子手表,但我仍然对这块上海牌手表情有独钟。

每天晚上睡觉前,我总会习惯性地给手表上足发条,然后再用绒布仔细地擦拭一番。这成了我睡觉前的必备动作。它的“嗒嗒嗒嗒”声,仿佛一直在给我敲木鱼: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

如今已是手机集通讯、钟表、钱袋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时代,街面上戴手表的人已不多了。虽然现在我也将之搁置在家已久,但陪伴我大半辈子,见证了我所有欢乐和困惑的这块上海牌手表,在我记忆中的分量仍然是沉甸甸的。